

女老板

雪米莉 著



东文艺出版社

女老板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这部新作是写香港时装业相互倾轧的血腥内幕的故事。

著名时装模特儿郑雪玲被其老板沈南山骗诱而蒙耻受辱，磨难之后她决心雪耻复仇。她投入到自己并不爱的意大利时装设计师怀抱，组织了新的时装公司与沈抗衡，并亲自训练模特儿队，最后终于迫使沈的公司破产。其间爱与恨、血与泪的交织如火如荼；美与丑、善与恶淋漓尽致。令人既欣喜又悲伤。她深爱警官杨羽风，羽风亦爱她如痴如迷，最后却在意大利设计师的中伤下痛苦分手，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却完不成自己的爱，这一悲剧扣人心弦。

本书对泰国贩毒集团，日本贩卖东南亚各国少女的犯罪集团亦作了深刻的披露。

本书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无愧是一篇令人警醒的佳作。

第一章

走下一道石梯，那幢隐藏在绿树丛中的奶白色的私家诊所便不见了，郑雪玲腹腔和肢体忽地一阵轻松，和方才自己子宫内那团血肉被器械灵巧地摘除时产生的感觉一样。一块压抑她年轻生命的精神重石终于掀掉了，痛苦地蹒跚了两个多月的青春血液又重新勃勃生动，乳房和大腿也不再僵硬死板，她想唱想跳想登上彩光四溢的表演台穿件暴露胴体最多的新式衫裙，勾引得那些外表道貌岸然骨子里对其垂涎欲滴的男人们心头干火乱窜，她则一扭柔韧腰肢放出冷笑飘然而去，留给登徒子一片惊愕和狂想。

这都是幻想。著名时装模特儿郑雪玲刚刚超越那个好幻想、易上当的年纪，正从一个鲜血淋漓的教训中艰难地滚爬过来。她异常清晰地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纯情楚楚的少女了，而是一个孕育过生命肉团的少妇了。象这样走入香港社会的女人不计其数，可郑雪玲依旧觉得任何一对朝她审视的目光都象在将她通身剥得精光，露出那两块已烙在她白皙丰满乳房上的污迹，毫不留情地把她归于风尘女子一类而投以轻薄的讪笑。

一个小时之前，她揣着惊恐不安的心，幽灵一样遁入那家没挂铭牌宛若中等人家消夏别墅的隐蔽诊所，真有被一种

野蛮的强力推入地狱的感觉。当她怯怯走到那个收费的中年女人面前，双膝软得几乎跪了下去，长睫无力地垂下，苍白的双唇轻轻吐出：

“太太，我，我找卢大夫，是玛莉小姐介绍我来的，这是钱……”

她完全象个被迫出卖贞操的少女，内心一阵疼痛，身体似在下坠，挣扎着才没倒下。

中年女人温和怜悯地望了一眼她并未隆起的小腹，职业性地接过那叠钞票，认真严肃地数了两遍，按了藏在桌子隐秘处的一个电钮，柔声对她说：“去吧，郑小姐，卢大夫正在等你，祝你走运。”

那天晚上她们在中环一家戏院的舞台上表演款新色亮的巴黎夏装，她穿出一套伊夫·圣洛朗公司最新推出的珠光素缎无背式少女裙衫，青春迷人，博得阵阵喝彩。兴奋中刚退到后台，她突然内心大乱想吐想呕，急忙奔到盥洗间，扶着面池娇喘干呕，似乎五脏六腑都打翻了一般难受，晶莹的泪珠在柔润的粉脸上扑扑直滚。这时，叼着超长万宝路香烟，涂着腥红嘴唇，灰蓝眼眶，高挺健美的混血女玛莉来到她背后，轻巧地掩上门，抚摸着她不停抽动着浑圆细白的肩头，淡淡地说：

“雪玲，我告诫过你，沈南山那色鬼会给你肚子里揣个孽种的。”

“不，不是！……”

郑雪玲无力地哀嚎一声。她记得每一次出于无奈和沈南山亲近，她都小心翼翼地采取了避孕措施，吞食那些讨厌药片的那种感觉她怎么也忘不了，姓沈的也从没流露过想让她

怀上孩子的意图啊。他似乎只是要那种生理感官上的满足，而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女人要对付一个四十七、八岁的男人还算容易。

“哼，”玛莉冷冷一笑，漂亮的脸蛋给扭曲得有几分别恶，过于丰圆的乳房粗野地颤动几下，“他的老法子只欺骗得了你这种头脑发热经不住灌迷魂汤的女孩子，你以为他心疼你，专为他时装红星准备了英国淑女特用避孕药丸啦？告诉你吧，那都是吃了无关痛痒的维生素ABC！我上过那色鬼的当，直到第二次去找卢大夫堕胎，他才揭穿了狗东西的把戏。你呀，太嫩啦。”

郑雪玲压不住怒气，找沈南山大闹一场，那衣冠楚楚的沈南山却嬉皮笑脸地说：“雪玲，你别着急，我带你去新界找一处清静的舒适的别墅，或者你去巴黎、去米兰都行，安心养息，把孩子生下来，一切费用我通通包下。雪玲，别那么不高兴，在当今香港地界，当公司老板的养个把年轻女人也算不得啥嘛，嘿嘿。”

让我做你的外室！为你生孩子让你发泄淫欲，消遣玩乐，然后一脚踢入娼寮妓寨？郑雪玲气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也吐不出，把沈南山珍爱的明代大瓷瓶摔个粉碎，象只受伤的母兽逃离了他为她在希尔顿大饭店包租的高级房间。

第二天，沈南山就在他的霓裳高级女装公司召集模特儿们，毫无表情地宣布：

“因为健康原因，才貌双全的郑雪玲小姐不能继续在敝公司任职，鄙人和公司董事会深表遗憾。”

女模特儿大都知道他与郑雪玲间的暧昧关系，有的漠然看着这风流倜傥体态渐渐发福的中年老板，有的眸子深处悄

悄进出了灼亮光斑，身心发出一阵触电式的颤栗。

香港法律是禁止堕胎的，但靠刮宫打胎赚钱牟利的隐秘私家诊所遍布港岛各个角落。同情她的玛莉指引了卢大夫这条路，虽然索价惊人，毕竟可以使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姑娘尽快解脱。她拿出全部积蓄并加上沈某为讨好她买的一副珍珠项链，并作了许久思想准备才鼓起勇气跨入那幢藏匿在幽林深处的奶白色小屋。

躺在洁白手术台上，受刑似地分开双腿，那有一对稚气大眼的小护士手很粗笨，给她清洁会阴部时很不耐烦，把她弄痛了，浑身都窜起鸡皮疙瘩，真想跳下来逃走。可玛莉板着脸也告诫过她，再过段时间，要取出牢牢粘在子宫里那块可恶的血团就更难了，说不定会因此丧命。她强忍着羞耻，象只任人宰割的羊羔一样瘫在手术台上。小护士冷静地看着她裸露的身体，目光象解剖刀一样割裂她，她头晕目眩无地自容。

但是卢大夫的眼光温静，手指轻柔，碰着她的身体象在舒缓抚摸一样，紧张板结的神经和肉体渐渐松弛下来，甚至那冷凝在内心深处的情欲也被神奇地唤醒，忍不住发出微微颤抖。听玛莉说，卢大夫是大陆一家名牌医学院的高材生，来港投亲却不被各家医院聘用，不得已才走了这条风险浪恶的黑道，他才三十岁，额际却有几分苍老了。

郑雪玲半昏迷地躺着，把身体隐秘处完全暴露给一个陌生男子而不带半点羞耻感，下身的疼痛也很麻木，但她却清晰地听见体内那个被金属器械撕裂的婴孩的大声哭叫，两颗莹莹冷泪从她好看的眼角悄悄爬出来，缓缓滴到洁白的布单上。手术爽快利落，一结束卢大夫就离开了。当那小护士端着盖了一张白纱布的手术盘离去的时候，她听见自己说：

“小姐，我想，看看……”

小护士向她扫过一对很亮的眼白，似乎嘲讽她不知羞耻，径自走了。

那一瞬间她才省悟到那个孽种再也不会折腾她、羞辱她了，便轻盈地跃下手术台整理衣衫，怀着一种欲跳的解放感往外走。

小别墅很静很静，卢大夫和那个中年女人默默站在大门前，温情脉脉地送她。卢大夫修长文静，一股知识分子味，面容却显得饱经风霜，彼此的短短一瞥印象很深。她本想对年轻大夫说声“谢谢”，朱唇微启却悄无声息，他们彼此都需要忘记，各自投入各自的生活，从此互不相关。此时她对玛莉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那个喜爱激情的混血女，在她心目中不再是半入风尘的骚情女郎了。

一辆计程车缓缓停在她跟前，她却板着脸孔不予理睬，司机咕噜了一句什么，将车飞快开走了。此刻的郑雪玲，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裙衣和寄放在玛莉寓所的小衣箱之外，一无所有。她有一个家，在柴湾棚屋区，古板的父亲因她干“下流”职业而断决与她的关系，连她托人捎回去的钱也被视为肮脏之物被火焚之。热情的玛莉曾说过收留她的，可不甘寂寞的玛莉生活里总有形形色色的男性，相处长了彼此都受不了。

不知不觉她来到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中环，站在裕华超级商场繁华似锦的玻璃广告橱前，那晶莹光泽中映出她秀挺俊丽的容貌和身姿，其毫无凋萎痕迹的青春活力连自己也吃了一惊：这活脱脱如同方从影视画报和时装杂志走出来的俏丽女郎，哪象刚刚受过皮肉之灾的堕胎姑娘啊！

在霓裳高级女装的模特儿群中，郑雪玲以年轻健美和温

柔热情著称，她朝气蓬勃、线条柔美的脸蛋常常呈现明丽的粉红，每到一处都光彩照人，所以一家时装杂志的记者称她是“粉红的火焰”。她那对眸子漆黑晶亮，随时随地灼灼生辉，于是公司在商业中心的巨型广告牌上竖起她穿新装的艳照，大书：“风靡时装界的黑色精灵——郑雪玲”。为笼络她，沈南山甚至用重金请他的意大利籍设计师维托·洛卡奇特意为她精心设计制作了一套时装，称之为“雪玲装”，专门举行时装表演隆重推出，很快在港岛澳门，南洋乃至欧美华人区大为流行。她那一米六五的身材和欧洲美女般的三围，都是港地少女所羡慕和梦想的，亚洲和无线两家电视台都曾悄悄与她联络，想用高薪挖她去当演员，担保她上一次片就成为大明星，均被奸狡的沈南山发觉制止，再说她本人对上镜做戏的虚假人生不感兴趣，使人家十分扫兴。

郑雪玲冲着玻璃反光中的自己悲凉一笑，感到下身有点隐隐作痛，腹腔内似乎很空荡，冷汗出来了。她强振精神，硬撑着走向靠近中环码头的一片住宅区，其靓女风姿仍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子的目光，他们都觉得她十分面熟，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部影片或电视连续剧中见过她，她那冷傲的神色反使他们心地勃勃乱动。

一走进小巧玲珑弥散着法国香水气味的客厅，披着土耳其式浴衣、几乎裸露丰腴双乳的玛莉快步迎上来搂住她的双肩，嗔怪道：

“我的小姐，这半天可把玛莉焦急坏啦，接连给卢大夫挂三次电话，他三次保证一切顺利，我还是放心不下。雪玲，你到底是……头一回啊！”

郑雪玲不知说什么，趁玛莉去端咖啡，乏力地坐到柔软

的比利时沙发里，内心的虚弱和慌乱才减弱了些。她闻到了香烟和雪茄混合的气味，知道方才有男人来过这里。二十二岁的玛莉喜欢和中年男子交往，说他们才够男人味，才懂得女人，那种感情总带冒险性，可她偏偏乐意去体验。郑雪玲不明白玛莉同那些乍看似谦谦君子，腹内盛满坏水的有妇之夫交往有什么乐趣。那是属于玛莉个人的生活，她从不寻根问底，这是她们这个圈子里重要的交友方式。

吞下一杯浓热的麦氏咖啡，她觉得好多了，纷乱的思绪也趋平静，看着自己那口蓝色小皮箱，飘浮不定的主意忽地拿定了。见玛莉在为自己整理凌乱的床铺，就微笑着说：

“家姐，你别忙了，我要走。”

“走？上哪儿去？别仗着人年轻身子骨结实，少说也得养息几天啊，刚才我还给那色鬼打了招呼，让他歇几天公司的活计陪你呢。”

难道方才与她厮混的男人是沈南山？是的，她闻出了那股熟悉的美国雪茄味。郑雪玲心头一紧，走的决心更大了。尽管她心里完全明白，正是为了她，玛莉才与那色鬼纠缠的啊。

她内心泛起感激的潮热，拎起小箱，走过去默默无语地拉着玛莉的手。

玛莉这才明白留不住她了，难过地说：

“雪玲，你无依无靠，上哪儿去？千万小心又小心，切莫落入那些魔头的圈套啊，他们作践女人比禽兽不如，有啥难处，尽管打电话找我。不管我混成什么样子，到底是你的玛莉家姐啊。”

郑雪玲双眸潮润地点点头，细黑的秀眉轻轻一挑，从容不迫地说：

“家姐，我去维托·洛卡奇的别墅，他多次说过他要我，为我，他什么都乐意干。”

“怎么，你跟他……”

玛莉想起那个高大英武，时常西装革履的意大利时装设计师就很困惑，她与他曾在香格里拉饭店的豪华包房里睡过一觉，除知道他对女人很粗野和得到他赠送的一套晚礼服以外，一无所知。可关于他的传闻，公司职员们不时窃窃私语，说他虽然设计水平高超却阴险狡诈，是个性虐待狂，还同西西里岛上的老牌黑手党家族有联系，证据之一是他老带着袖珍手枪和一柄造型古怪的匕首放入枕下，还自我取笑说：“我是大名鼎鼎的侦探洛卡奇。”

“玛莉，”郑雪玲打断了她的思路，“我和洛卡奇先生原先毫无什么关系，不过，我明白，现在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我对他说不上喜欢，更说不上感情，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利用。再会，家姐。”

僵凝在门框里的玛莉呆呆地目送雪玲下楼。玛莉感到，雪玲已不再是原来那个纯情的姑娘了。为多看女友一眼，她又奔到窗口。

在公寓门前郑雪玲挥手招来一辆豪华型计程车，上车时仰起脸庞留恋地看看忧心忡忡的玛莉，挥了挥手。玛莉看见有团泪光从她眼眶里涌出来，鼻子一酸，伏在窗台上哭了。她受过那么些臭男人的欺骗，还从没淌过泪呢。

维托·洛卡奇的别墅在浅水湾，是幢典型西班牙式奶黄色小楼，四周有草坪、游泳池和网球场，宽大的阳台面对一湾碧蓝的海水和金色的沙滩，外人一看就知道别墅主人的身份与财富。

身材硕壮的洛卡奇刚游了泳，穿着巴掌大的紧身裤衩在绿茸茸的草坪上进行日光浴，旁边放着几本新到的意大利时装杂志，画页上的彩色男女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他见到雪玲很诧异，笑着用夹生的中国话招呼：

“哈喽，雪玲小姐，可怜的洛卡奇天天渴望你这东方美女的光临啊。”

郑雪玲把皮箱丢在他脚边，伸出手说：

“亲爱的先生，给我一点钱，计程车司机还等着呢。”

洛卡奇一跃而起，冲着在葡萄架下恭候的印度仆人喊道：“辛格，快给雪玲小姐拿钱来，打发那司机走！”

顺从的辛格象获得了上帝旨意，立即跑步去办，郑雪玲这才轻松下来，对洛卡奇露出妩媚的微笑。

洛卡奇精神一振，抓起一瓶葡萄酒，喜笑颜开道：“来，为我们朝思暮想的相聚，痛快干一杯。”

“不，我的先生，我得先洗一洗，好好睡一觉。”说着她大方地走向别墅。

她女主人的气度征服了洛卡奇，听见他在乐滋滋地吩咐辛格：

“快去商场，给雪玲小姐挑几套高级服装，最好是我亲手设计的，要么是意大利产的，不要巴黎时装。去他妈的巴黎！”

跨入用料考究、装饰华美的大浴池的一瞬间，郑雪玲看见自己大腿内侧雪白皮肤上尚粘有两块细小的紫黑血斑，心中一悸，不由捂着脸失声哭泣。温热的泪水顺着指缝往外涌，她无力地沿着池边滑倒在温度相宜的池水里，水的刺激使她猛想起这会使伤口感染，再强壮的身体也经不住病魔骚扰，赶紧挣扎起来改用淋浴。泪水仍如雨下，内心悲痛难言。她感

到，自己不再是那个纯真、温柔和热情的郑雪玲了，自己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也不知道。

嵌在墙面的几张大镜子被蒙上一层水雾，她的身影映入其中，绰绰约约产生出一种梦幻美。大概洛卡奇喜爱在这种意境中欣赏女人吧？这个讨厌的念头她很快丢开，象逃避什么似地跳到浴池外面，抓起大毛巾飞快擦干身子。

这时洛卡奇推开了卫生间的门，两眼放肆地盯着她，如有两个火团在她赤裸的身体上燎来燎去。她没用毛巾遮掩，也没有丝毫慌乱，尽可能冷静地任他去享受感官刺激。洛卡奇的脸也渐渐变得绯红，简直象头发情的公牛。

她穿上浴衣刚走出卫生间，情急如火的洛卡奇就拦腰抱起她往卧室里走。她没挣扎，只把冷冷的双唇贴在他耳边柔声慢气地说：

“亲爱的，我刚去私家诊所堕了胎还不到两个小时呢。”

洛卡奇双臂一颤，不由自主地松开她，好象回想起什么，很遗憾地耸耸肩，在她脸上很响亮地吻了几下，就把她拥到沙发上，笑道：

“雪玲小姐，那天沈老板一宣布解雇你，我就庆幸自己得到了你，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你怎么知道呢？”郑雪玲有几分惊讶。

洛卡奇象亲近一件珍宝似地抚摸着她的柔软长发，老练自信地说：“很简单，一个遭受色狼欺侮的著名时装模特儿要复仇，能利用的只有我洛卡奇。而我，雪玲小姐美丽与风韵的崇拜者，又乐于被你利用。按你们中国话说，这叫……两厢情愿，哈哈。”

“请给我一支烟，老牌黑手党。”郑雪玲用一根纤长食指

轻轻挑了挑他保养极好又黑又浓的唇髭，娇曼一笑，黑亮双眸里撒出两张风情之网，牢牢罩住他。

“黑手党是块好牌子啊，可以从罗马通向世界。”洛卡奇很欣赏郑雪玲这种东方女郎的风骚与聪敏，虽没能马上进入她的肉体寻求狂欢，而这浪漫的调情也不失一种满足。他掀开茶几上一只考究的大烟匣，问道：“云丝顿还是万宝路？”

“万宝路。”

“啪”，一声金属的轻响，犹如一个小小乐句，一支已经点燃的香烟跳到洛卡奇手中。

雪玲迎过红潮潮的双唇挑起烟头，深吸一口，用两根素指夹着，喷着烟圈笑道：

“烟鬼，你知道‘万宝路’是什么涵义？”

“我只抽烟，管那干什么？大概是——发财寻宝的路子吧？”

“让我告诉你，先生。男人们总忘不了女人的爱。万宝路，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浑圆的白色烟圈从她的柔唇里奔出来，直扑洛卡奇的面颊，那团热烟颇撩人。他先一惊，再一喜，压抑的欲火又在升腾，顺势将他垂涎已久的美人儿揽入怀里，象剥笋一样把她圆润的双肩和翘挺的双乳从浴衣里剥了出来，并象孩子一样将脸庞和嘴唇贴了上去。怀有心计的女人轻轻呻吟着顺从他的爱抚，只是不让他再进一步。

同样怀有心计的男人并不过分，在占有的满足中不失绅士风度。他呷过她那两颗红樱桃似的乳头便柔情十足地为她掩上衣襟，冷静地说：“雪玲小姐，我们都在等待这一天，你跟我明说吧，你想怎么干？要我洛卡奇充当什么角色？只要

你信赖我，就会成功。”

郑雪玲从娇揉造作中恢复了常态，脸上刚刚泛起的红潮又迅速被一层冷灰色抹去，严肃地说：

“我要你马上脱离沈南山的霓裳公司，用名扬世界的意大利时装业的声誉另立门户，由我亲自创办一个模特儿队，专门展销你设计的新式女装，包你金钱女色双双丰收，怎么样？亲爱的？”

“哈哈，我的宝贝，你知道沈老板待我不薄，给我的经济利益不比当一家中小公司的老板差。再说，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为一点男女私情而抛弃大宗利益，甚至冒生命危险，不是我们富有的西欧人的做法。雪玲小姐，你应该明白。”

“我比你更明白，挤垮香港时装界的新强人，打击他在国际时装业的狂放气焰，你和你的意大利同伙更着急。可你没想到，把他推到一个高峰之后，他并没跌下来粉身碎骨，反而羽翼丰满要飞向另一高峰，甚至威胁你们的市场与生存。胸怀大志的先生，现在到了你挺身而出，运用你的智慧与强力去制止他的时候啦！”

洛卡奇没有恼，反倒大为兴奋，这些日子令他大伤脑筋的事捅穿了，壅塞的胸腔也就豁然畅快。他热切地看着奇特的年轻女人，用一种谈判的语气说：

“好吧，女士，凭着国际财团作后盾，我可以一夜之间在香港建立一家完全可以与霓裳公司匹敌的意大利公司。我有雄厚的资金来源，有世界第一流的技术，还有这个无坚不摧的东西作靠山……”他变戏法似地把一支蓝莹莹的韦森式袖珍手枪搁在她面前，微笑道：“一句话，我洛卡奇拥有强悍的意大利人独有的聪明和力量，你呢？小姐。”

维托·洛卡奇魁梧的身躯和线条分明的脸也确实显出一种慑人的力量，郑雪玲冷峻地盯着他，眼里的两团黑色火焰在热情燃烧，她忽地粲然一笑，两排玉粒般的牙齿粼粼闪光。

“先生，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我自己——一个漂亮、年轻有奋斗目标的香港女人。而我自信，这就够了。要知道，没有女人，男人的世界永远只有一半。我拿我自己的全部向公司投资，是真正的血本啊！”

洛卡奇的心扉微微一震，冲动地握住她微微发凉的手，热情地说：“好，我们成交啦，从现在起，我是新意大利超级女装公司的老板，可以任命你为……”

“你是男老板，我是女老板。不过，公司的名称得按我的意思定，亲爱的。”

“你想好了什么名称？”

“雪玲豪华时装公司，要让我的名字响遍香港和世界！”

郑雪玲扬起脸给了他一个响吻。

洛卡奇心旌摇荡，搂紧她纤细柔软弹性十足的腰笑道：

“她啊，一个响亮的东方公司的名称。我的女老板，第一步怎么办？”

“你退出沈家公司，佯装回意大利度假，其实留在香港秘密设计各种新款华丽的夏装。我立即着手在这幢别墅里招考、训练模特儿。我们成立公司就要一炮走红，不光要轰动香港，还要让巴黎人和米兰人大吃一惊。”

郑雪玲说出这句话暗暗惊讶，这自信豪强的声音完全不是自己的了，那个温柔脉脉、纯情似水的红模特儿——郑雪玲已不复存在。

她压抑着内心因裂变产生的痛苦与快感，并竭力克服对

自己愈来愈重的陌生感，她无意去寻找和追回过去的自己，拖着带血的青春之躯，她艰难地跨过了一道险峻的沟壑，前面依然是崇山峻岭、悬崖峡谷，她必须闯过去，哪怕肉体破碎，灵魂撕裂。

洛卡奇淫邪地观赏着她，心头同样涌起浓重的陌生感，而她的娟丽可爱和青春诱惑力似乎更胜昔日，他喜欢两种女人，一种是稚嫩清纯的处女，一种是成熟火热的少妇，郑雪玲应算是后一种了。想着这朵正欲盛开的玫瑰已属于自己，他就心摇神荡不能自持。

“先生，请郑小姐试装吧。”

喘息未定的辛格打破了那浸泡在情欲中的短暂静默，半跪下来把一只异常漂亮的衣箱放在她脚前，有点炫耀地打开箱盖。

凭那衣料的质地与色泽，郑雪玲就知道那是在港岛所能买到的一流时装了。那次法国著名时装店夏内尔在丽晶大酒店举办以女装礼服、日常服为主的时装表演，她和玛莉看到那些以丝绸面料表现女性雍容华贵气质的灿灿时装，和到场观光选购的阔太太、富小姐以及影视界大明星，不由怦然心动。她虽是刚刚走红的时装模特儿，穿过许多华丽之装，可真正属于自己的高级时装一件没有。夏内尔晚礼服价格高达十万港币，普通成衣也要近万元，她和玛莉可望不可及，眼睁睁看着那些富婆明星捧着光彩迷人的时装欢呼雀跃。当时她的心境并不太乱，时装毕竟只是女性美的一部分，她知道自己比那些红艳一时的明星们毫不逊色，只要看看自己穿上霓裳公司的高级时装拍下的巨幅广告照就明白了。

“怎么样？雪玲，辛格挑来的都是意大利新潮派代表琪安